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39141

斯大林著

十月革命與中間階層問題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著

十月革命與中間階層問題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斯大林著十月革命與中間階層問題
一文，係按蘇共中央附設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學院所編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原
文譯出。

毫無疑義，中間階層問題，乃是工人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中間階層，就是農民和城市小作業勞動者。這裏還須把各被壓迫民族包括在內，他們十分之九都是中間階層。由此可見，按其經濟地位來說，這就是站在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中間的一些階層。這些階層的比重是由以下兩種情況來決定的：第一，這些階層是現今各國人口中的大多數，或者至少是個很大的少數；第二，他們是資本家階級從中募集自己反對無產階級的軍隊的重要後備軍。無產階級要是沒有中間階層，首先是農民的同情和援助，那就不能保持政權，這特別是在我們共和國聯盟這樣的國家內是如此。假若這些階層還沒有至少是被中立，假若這些階層還未與資本家階級脫離關係，假若他們大多數還是為資本服務的軍隊，那末無產階級真是連夢想奪取政權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就產生了爭取中間階層的鬥爭，產生了爭取農民的鬥爭，這一鬥爭曾貫串了我們從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的全部革命，這一鬥爭還遠未結束，它在將來還要繼續下去。

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之所以失敗，就中正是因為它沒有獲得法國農民同情的響應；巴黎公社之所以崩潰，就中正是因為它遇到了中間階層，首先是農民的反對。關於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也應該這樣說。

一些以考茨基為首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根據歐洲歷次革命的經驗而作出這樣一個結論：中間階層，首先是農民，彷彿是工人革命的天生敵人，因此就必須採取較長期發展的方針，以便使無產階級成為民族的大多數，從而為工人革命的勝利造成實際的條件。他們這些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這個結論，就警告無產階級不要「過早」發動革命。他們根據這個結論，就按照「原則性的見解」把中間階層讓給資本去任意支配。他們根據這個結論，就向我們預言俄國十月革命必歸失敗，論據是說無產階級在俄國佔人口的少數，說俄國是個農民國家，說因而勝利的工人革命在俄國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本人對中間階層，首先對農民的估價完全是另一回事。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嫌棄農民，讓農民在政治上聽憑資本任意支配，並以自己「原則上的堅持精神」來喧囂自誇，——而馬克思這位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最有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勸告共產黨不要忽視農民，要把他們奪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要保證在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取得他們的支持。大家知道，在五十年代，即在法國和德國二月革命失敗以

後，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並通過他向德國共產黨說過：

「德國事件的全部進程都將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為轉移」*。

這是對五十年代的德國——農民國家所寫的話，當時那裏無產階級僅佔很小的少數，那裏無產階級比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是要組織得差些，那裏農民就其地位而言，是不如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這樣樂於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

毫無疑義，十月革命是「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恰當的結合，這種結合是馬克思論述過的，是與所有空談「原則」者的見解相反的。十月革命證明了這種結合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實現的。十月革命證明了，無產階級假若能使中間階層，首先是農民脫離資本家階級，假若能使這些階層由資本家的後備軍轉變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那末無產階級是能夠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的。

簡短地說：十月革命在世界上一切革命中第一個把中間階層問題首先是農民問題提到了首要地位上來，並且不顧第二國際英雄們的一切「理論」和哭訴而勝利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 此段引證係約·維·斯大林引自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卡·馬克思致弗·恩格斯的信。

如果在本場合一般能說得上功績的話，那末，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一個功績。

可是事情並不局限於此。十月革命更往前進了，它力圖把被壓迫民族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上面已經講過，被壓迫民族有十分之九是農民和城市小作業勞動者。但這還不足以完全說明『被壓迫民族』這一概念。被壓迫民族通常不僅是作為農民和城市勞動者，而且是作為民族，即作為屬於一定民族，具有一定語言、文化、生活樣式、風尚、習俗的勞動者受到壓迫的。雙重壓迫的壓力不能不使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革命化，不能不推動他們去跟壓迫的基本力量即跟資本作鬥爭。這種情況乃是無產階級得以實現使『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與『農民戰爭』結合，而且與『民族戰爭』結合的基礎。所有這一切不能不使無產階級革命的活動範圍遠遠超出俄國境外，不能不使最深遠的資本後備軍受到打擊。假若爭取那統治民族的中間階層的鬥爭就是爭取資本的最近前的後備軍的鬥爭，那末，爭取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鬥爭就不能不變成爲爭奪單個的、最深遠的資本後備軍的鬥爭，不能不變成爲爭取殖民地和 unequal 國家的人民擺脫資本壓迫的鬥爭。後面的這一鬥爭還遠未結束，——並且這個鬥爭甚至尚未取得首批決定性的勝利。但這個爭取深遠的後備軍的鬥爭已由於十月革命而開始了，並且它一定會隨着帝國主義的發展，隨着共和

國聯盟實力的增長，隨着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進展而逐步擴展開來。

簡短地說：十月革命在事實上已開始了無產階級從被壓迫和不平等國家的人民羣衆中爭取深遠的資本後備軍的鬥爭，它第一次舉起了奪取這些後備軍的鬥爭旗幟，——這就是它的第二個功績。

我們是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把農民奪取過來的。農民從無產階級手裏得到了土地，在無產階級的幫助下戰勝了地主並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起來獲得了政權，這樣，他們就不能不感到，不能不了解：他們的解放過程過去是，而且將來還是要在無產階級的旗幟下，在無產階級的紅旗下進展的。這種情況不能不把過去曾使農民害怕的社會主義旗幟變成了引起他們注意，促使他們從閉塞、貧困和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旗幟。

關於各被壓迫民族也應該這樣說，並且更應該這樣說。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的號召，由解放芬蘭，撤走駐在波斯和中國境內軍隊，成立共和國聯盟，對土耳其、中國、印度斯坦、埃及等民族予以公開精神援助等事實所確切證實了的這個號召，是第一次從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人們的口中發出來的。俄國從前在被壓迫民族的眼目中被看作是一面壓迫的旗幟，而現今，即自從它成爲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則一變而爲解放的旗幟了，這一事實決不能稱爲偶然的。十月革命的領袖列寧同志的名字今日在殖

民地和不平等國家閉塞的被蹂躪的農民和革命知識界中已成為最親愛的名字，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說從前基督教在極廣大的羅馬帝國被壓迫被蹂躪的奴隸中間被認作是救生錨，那末現在的事情則是社會主義可以成為（而且已經開始成為！）帝國主義的極廣大殖民地國家中億萬羣衆的解放旗幟了。這種情況大大促進了跟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成見作鬥爭的事業，並給社會主義思想開闢了一條通達各被壓迫國家窮鄉僻壤去的道路，這一點難道還用懷疑。從前社會主義者是很難在被壓迫國家或壓迫國家的非無產階級的中間階層裏公開出頭露面講話的，現今他們却能在這些階層中公開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希望人們會傾聽他們並且也許會聽從他們，因為他們擁有像十月革命這樣一個有力的論據。這也是十月革命的成果。

簡短地說：十月革命掃清了一條道路，使社會主義思想深入到一切民族和一切部族的中間的、非無產階級的、農民的階層裏去，它已把社會主義的旗幟變成了受這些階層歡迎的旗幟。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三個功績。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發表於

真理報第二五三期。

署名：約·斯大林